

高爾基作品集 ★ 胡明譯

130

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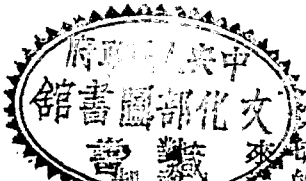
三聯書店贈



上海光華出版社刊行

733
0012

130



自 殺

……馬卡爾決定自殺。

在這不久以前，他覺得生活是有趣的，容許他去發現許許多多新奇的和貴重的
事物；他覺得一切生活現象都在誘引他去猜測牠們隱秘的意義。

每天從早到晚，他們一個跟着一個連續着，好像無窮的鏈條中形形色色的鐵環
一樣，愚蠢的被殘酷的所更迭，樸實的被狡猾的所更迭，有許多善生一樣的，不少
野獸一樣的，——突然發現了那樣使人興奮地燃起太陽般的微笑的深仁厚愛的人！
——我們的人，如同馬卡爾對這些善和美的火星所稱呼的，這些人對於偉大希望的懇
切的心，在他身上燃起了熱烈的希望，使他想去接近將來，彷彿在將來中看到了從
來沒有經驗過的快樂的領域。

生活好像春天的寒夜，當時天空中迅速地飄動着被風所吹碎的小片的黑雲，這
些黑雲遮蓋了許多奇形怪狀的輪廓，在這些黑雲中間，突然在柔和的深藍色中
閃着閃亮的星星，遠遠先告訴了我們，明天是一個晴朗的有太陽的日子。

馬卡爾是壯健的，也和一切壯健的青年人一樣，喜歡幻想美好的事物，在這種

幻想裏，存着與人們結成共同生活及親戚關係的強固感覺。

對每一個人，他都希望惹起快樂的微笑、高興的氣氛，這一點，他常常得到成功，這種成功也就提高了他的力量，深化了和周圍的人共同生活的感覺。

他工作得很多，書也讀得不少，處處都含着熱情的入迷。對於體力勞動很適宜的體格，他愛牠，當工作和協地、成功地進行了的時候，——馬卡爾就彷彿因快樂而陶醉了，生活中充滿了他自己所需要的快樂的意識，高傲地讚賞着勞動的結果。

但當疲勞的人們對他這樣說的時候，他也會因別人而鼓起和那同樣的工作態度：

『唔，生什麼氣呵？難道我們真拆成了兩份嗎？你完全不做了！』

他就會激烈地反駁說：

『我來做，你到那邊去自由地散步吧……』

他而且相信，如果說服了人們都友愛地從事自我解放的工作，那末他們就能一下子把一切壓迫毀損他們的那種窄狹的東西破壞掉，並拋到一邊去，而建設新的東西，在牠裏面再生長，用新血液充實血管，並且——那時就接近了純潔的、友愛的新生活。

他讀書讀得越多，越注意觀察那些在周圍緩慢地、卑污地沸騰着的一切，也就

使他對那種純潔生活的渴望成了越加痛切的、越加熱烈的，也就使他對於偉大的革新事業的必要性看得越加明白。

每一個今天，他都去追求明天更高的階段，到了明天，走得更高了，於是又成了更加誘惑人的，並且馬卡爾沒有覺得，這種關於將來的夢想引得他離開了實際的今天，一點一點地使他和人們隔離起來了。

書籍有力地幫助了這種情形：書籍的頁子輕輕的揭動聲音，單字鏗鏘的讀聲，恰像夜晚令人迷惑的森林中的隱隱聲，或春天田野裏的咕咕聲，講述着俄國最近可能自由的令人陶醉的故事，描繪着新生活的不可思議的圖畫、理性的凱旋、自由的偉大勝利。

在自己的夢想的遠景中進得越深，馬卡爾長久地沒有覺得他的周圍漸漸地形成了冰冷的空虛。書本上的東西，一點一點地遮蔽了實生活，漸漸地成了他對人們的態度準繩，好像在牠裏面盼望着和環境統一的感覺，他是在這種環境中生活的，同時又好像消失了這種感覺，消失了馬卡爾飽滿的耐性和活力。

他開始注意到，人們彷彿都懶得聽他的話，不希望理解他，並且，同時，在他身上表現了孤獨生活的高壓吸力。以後，每一次，當他的見解遭到反駁或是某人嘲笑牠們的天真性的時候，他就賞試着對人們加給直接的侮辱。他把他的思想估價得

很高：他是在重大的條件中，在失眠的晚間，犧牲由白日勞動得來的休息，而把牠們蒐集起來並貯存起來的。他是一個自學的人，所以對於他，爲了讀書，比較那些從童年就入學而養成了對這種工作適宜的智慧的人們所需要的努力，而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

喪失了和人們平等的感覺，他是在這些人們中間生活和工作的，但對於長期忍受孤獨的生活，他却不免是過於好活動和愛交際的，馬卡爾於是走到別個圈子的人們那裏去，然而在他們中間，——更加並且甚至機體上都是對他疏遠的，——他沒有遇着所要尋找的對象，的確，他也似乎不能十分顯明地決定真正要尋找什麼。

他單純地覺得，他心胸中形成了嗜而且冷的缺口，由什麼地方，好像是由深洞裏，順着血管散開着，同時使血液、疲勞和倦怠的不認識和不安的感覺、對自己和他們尖銳的不滿，都凝結起來了。

新圈子的人們，是比他讀了更多的書的，他們離開實生活比他更遠，他們有許多人是對馬卡爾不解的，他也不大明白他們那些枯燥的書本上的話，被自己的不理解所束縛，於是不信任他們，並且害怕他們指摘這種不信任。

在這些人們那裏，有些使人不愉快的癖性：他們把馬卡爾互相介紹的時候，總是用小聲或說私話的聲音談着，也有時大聲補充說

「一個自學的人……來自民間的人……」

這道書了馬卡爾，好像把他擺到了一個什麼特別的位子上，有一天他問一個熟識的大學生：

「你為什麼常常說我是自學的人、來自民間的人以及這一類的話呢？」

「對，老先生，這正是事實！」

無論如何，在這種環境中，馬卡爾決不能使自己的不健全的靈魂強健起來。他嘗試了稍稍講述一下靈魂的暗影，但他們都不理解並且走開去——他沒有對這些人們加以侮辱，鮮明地感覺到自己的不需要，他在自己有意識的生活時期以後，第一次感覺這種不需要，這是不快的新事件。

以後，大概說來，覺得身體疲勞，因書籍及熱烈的談話而激起了夜間的失眠，——馬卡爾自己覺得體格上是衰萎的，心胸裡却時常有點什麼恐懼，神經彷彿刺傷了皮，突出在皮膚上面，的確像一些針，再接觸他們一下就刺得很痛。

馬卡爾十九歲了，他自認是永不疲勞地壯健的，永遠不會生病，喜歡稍稍誇耀一下自己的耐久力，現在他却自己反對自己，對自己的小病覺得慚愧，努力隱蔽這種小病，自己嚴厲地斥責自己，但這一切都很少幫助，那種使精神衰弱的不安成了更嚴重的……

同時，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在戀愛的人，但——不能了解，究竟是在愛誰：是愛塔娜或是愛娜斯塔，——他對她們兩個人都喜歡。胸部飽滿的、身材高高的、均勻醜稱的女店員娜斯塔，剛剛在中學畢業；喜歡自由，她用像櫻桃一樣的大而且黑的眼睛，對全世界的人快樂地並鮮明地微笑，露着白而且密的牙齒，好像表示自己準備吃許許多多各種好吃的東西。塔娜是小個兒的，灰色眼睛，皮膚雪白，恰像一枝雛菊一樣；她對一切人，都是用稍稍低弱的、發音很單調的聲音，柔軟得和棉花一樣的字句，懇懇地說着話，用輕輕的、暗暗的笑容發着笑。

馬卡爾在牠們面前沒有隱蔽自己的情感，這使兩個女朋友一樣地發笑了，——她們都是快樂的。他走近她們身邊去，好像一個無家可歸的、冷得發抖的人，在冬天的夜裡，走近十字街上燃燒着的蘇屑旁邊去取暖一樣。他想着，這兩個小姑娘——這個或那個都完全一樣，——會對他說一些什麼體己的、女性的、情愛的話，這些話，即刻就會驅散他心胸裡被壓抑的痛苦、孤獨、憂鬱的感覺。

但她們却對他開玩笑，常常警告他，說他已經十九歲了，勸他讀些重要的書，但馬卡爾疲勞的頭腦，已經不能接受書本上的學問，塞滿了許許多多愚蠢的思想。

這種愚蠢的思想是多得無窮的，牠們彷彿很早就隱在他身上的什麼很深的地方，並且處處把他包圍了；夜晚，牠們就像蜘蛛一樣，從靈魂的深處爬上來，從所有

的角落裏爬出來，使他更加離開實生活，不得不去僅僅想着自己本身。這甚至不是思想，而是關於自己有生以來生活上所遭到的各種侮辱和傷害的回憶的無窮行列，這些事情，好像是和忘記死人那樣完全忘記了的。現在牠們復活了、甦生了，牠們像迴旋舞——靜寂的、莊嚴的舞蹈——一樣旋轉着。牠們都是些小的、細微的，但牠們多得很多，並且牠們容易遮蔽那些滯在牠們中間的、和牠們同時存在的更好的事物。

馬卡爾在這些回憶的暗圈裡來觀察自己，於是被這種感悟所屈服，並且想到：『我無論什麼地方也沒有用。對任何人也不需要。』

而且想起了一篇熱烈的話，這篇話是他不久以前對他類似的人喊叫的，對那個人暗示強健的思想、更好的日子將來很有希望，想起了對於那個惹起說這篇話的人的很好的關係，在這以後，他覺得自己是一個說謊的人，——於是決定自殺。

這馬上使他心安了，他覺得自己有些事情要做，一心一意地開始準備去死。

跑到買賣各種破銅爛鐵和舊物件的市場上去，在那裡化三個盧布買了一支笨重的左輪手槍；在生了鏽的裝子彈的輪子裡，突出着五粒大得像胡桃一樣的粗劣的子彈，是塗滿了油脂並佈滿了塵土的，第六個裝子彈的孔却是裝滿了灰塵的。夜晚，他把這件武器細心地擦乾淨了，塗了一些煤油，早晨到熟識的大學生那裡，拿來了

一張着不待言的解開，細心地觀察了一下，心在人的胸中是怎樣位置着的，記着了這一點，在晚間走到浴室裡去，用肥皂洗澡，做得很平穩、很努力。

由浴室裡走出來，坐在自己角落裏的椅子後邊，是寫着寫一張說明他死的字條，在那裏寫了不覺快地興奮着的一小時；無法找出必需數目的充分有力的字句，這使字句的簡單而又斷續地對人說明馬卡爾爲什麼自殺。

『我死是比爲再重疊不起自己。』——他寫過了，這却顯得太誇大的、太不忠實的和大修辭的。

『無論什麼人都不愛我，對無論什麼人我都是不需要的。』——這是可羞的，他細心地拿去了這些可憐的字句，同時用別的字句來代替它們：

『生活成了艱苦的……』

『人們生活得更艱苦，你自己以前也生活得更壞。』——他這樣叱責自己，同時把這個小紙條團成了一顆堅硬的小球。

『我死，是由於對任何人都不要緊，我也不需要任何人。』

『這如果添加一兩句也還是有毛病的——再寫出幾行也是很愚蠢的，也完全不可能是那樣的，也完全是不可信的。』——馬卡爾冷靜地、惡意地想了一下，同時四顧

着周圍，並且覺得必須要去憐惜一下什麼。

但顯不見什麼東西，也沒有什麼東西可憐惜：他的房間，是商店裡貨櫃之間的狹小的空地，並且牆壁上沒有窗戶，到這個長洞裡來的入口，是用紅色的籃子遮着的，現在也是在他後面，貨櫃的薄板中有一個通到店裡去的『門』。靠着貨櫃是一張床鋪，馬卡爾坐在鋪上，他前面放着一隻代替棹子厚的櫃子，上面有幾本很厚的書，一盞玻璃上鑲成了淺黑色的小燈；黃色的光落在羅比爾特·歐文書像的面孔上，這是一張由雪上取下的版畫，是化了五個科比買來的。牆上掛着一張石印的畫——這是尤里·列卡米，和一張好多毛的和烏一樣面孔的人像，這是伯倫斯基的畫像。當時店裏敞開着臨街的店門，穿過貨櫃薄板中的裂縫吹進風來了，馬卡爾頭上飄着嘩嘩地嘆息聲的聲音，吹動着貼在櫃子周圍的紙。棹上立着一面鐵皮包邊的繡縐綉綉的小鏡子。

馬卡爾從鏡子拿着筆在想：

『我要寫一些什麼滑稽一點的東西……』

可是突然自己問自己：

『你究竟是寫給誰呢？的確不要對誰寫什麼！』

這是實在的，但又似乎是被侮辱了的。

由店裏進來的那男賸呀呀嚶的門推開了，紅色的氈子擺動了一下，由紅氈子下面伸出來了女店員娜斯塔喬薇色快活的面孔，她問：

『您在做什麼？』

『我在寫東西。』

『是寫詩嗎？』

『不是。』

『可是寫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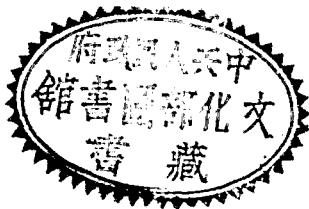
馬卡爾搖着頭，不意地對自己說：

『是寫關於我自己死的字條。可是我不會寫……』

『呀！說得怎樣伶俐呵！』——娜斯塔驚喊着，同時皺了一下也是薔薇色的小鼻頭。她佇立着，一隻手握着的把手，另一隻手支開着門上的氈子，身子前傾着，伸長着雪白的頭頸，頸上有一條裝飾的紐帶，並且搖着黑色的梳得很光滑的頭。在伸開的手和勻稱的體格之間，下垂着同時在擺動着一條大而且長的髮辮。

馬卡爾瞧着她，同時覺得，好像在她身上突然燃起了一點如同神燈的微光一樣的、小而且羞澀的希望，這位姑娘却先沉默了一下，然後微笑着說：

『你最好替我擦一擦長統靴子，——明天斯特列里斯基演加姆列特，我要去



瞧，——擦一擦好嗎？」

『不。』——馬卡爾說，先嘆了一口氣，同時使這點希望息滅了。

『因為什麼呢？』

那時他好像請人饒恕一樣，輕輕地並斬截地說：

『說實話，我今天要自殺——馬上就去！怎麼好在我自殺以前擦您的皮鞋呵！

——我精神不舒服，不要走近來……』

她退回去了並且消失了，房間裏留下了一句不滿意的感嘆。

『嗚，您是一個怎樣煩悶的人呵！』

馬卡爾很整愕——以前沒有對他說過這句話；但過了一刻，就自己安慰自己：

『如果已經差不多是要死的人，當然是煩悶的……』

斷然拿起筆來寫：

『如果這件事故使您煩惱，就請饒恕我吧——馬卡爾。』

但唸了一遍，又微笑着添加了一句：

『再多的話沒有了。』

『彷彿是愚蠢的吧？唔，就這樣好了，已經完全一樣……』

於是把這張字條插在櫃子的裂縫裏，好使牠一下就賺得見。鏡子的玻璃上滑動

着馬卡爾面孔的反射，輕輕地撥動着其樣悲哀的心弦。

「還有什麼呢？」——他自己問自己，勉強地並細心地用一隻眼睛睜着鏡子裏，由那裏斜斜地並疑惑地瞧着起了稜角的面孔，他的表情使馬卡爾成了不認識的：灰青色的眼睛好像在問什麼，在呆然自失地瞬動着，經過其長一生的驚駭，使緊皺着的雙眉和頑固地用力咬緊着的兩唇勢不兩立地相對峙着。

面孔是不漂亮的、醜陋的，但這是自己的面孔，馬卡爾認得牠，並且一般說來會經滿意自己的面孔，發現了牠是詭譎的時候，牠即刻就變成了修飾好的、高高傲傲的了；有點什麼損害的那是別人的面孔。

「我有一雙很好的眼睛。」——馬卡爾想了一下。

密密的、柔軟的頭髮被滿了前額和面頰，牠們都在飄動着——這是由於店門幾乎每分鐘都在嘩嘩呀呀地和簾簾碰碰地開關着，貨櫃的裂縫裡也在吹着充滿了烤麵包的香味的強大氣流。

這個青年瞧着自己並且覺得，他的這雙眼睛、筋肉發達的頸項、強有力的肩膀，對他都成了可惜的，——強健的軀體裡所包含的力量成了可惜的。過一小時牠就會毫無結果地並永遠地消滅，人世間，由那些這些不久以前才知道對於重要的和善良的等事物物感覺趣味的人們中，有一個再也不會有了。這種憐惜心好像是從外面

滲透到軀體裡，並向內穿過筋肉而流到心裡去，同時使他充滿了自我斥責的冰冷的重壓。

『唔，好的，够了！——他對自己說，——不去制御命運也不去抗拒命運……要不要到作坊裏去辭別一下呢？』

決定了不美：他們詳細一問，他却不能欺騙他們，如果說實話吧，他們不信就會開玩笑；相信，又會阻礙他。扣上了上衣，把手槍藏在懷裡，拿了帽子，走到店裡去——店裡櫃台後面，吊燈下坐着娜斯塔，她在讀書，書後面堆着一排黑色的法碼，是從十俄斤起的，這些法碼有些像冬天的老婆婆走着教會行列的時候一樣。銅的秤錘，好像輪紫着的兩個月亮，反射着不愉快的黃光，使這間大姑娘的薔薇色——淺黑色的面孔，顯得好像美麗而且白滿。

『這去到什麼地方去？』——她沒有抬起頭來斜着眼睛問，幾乎微笑了一下會心的微笑，在這以後，平常總是跟着說些好笑的短句子。

『爲了我自己的事。』——馬卡爾說。

『會頭去嗎？』

『和死神會面。』——馬卡爾幾乎說出來，但及時忍下去了。

他全身緊張起來了、興奮起來了，燃起了鮮明的希望，想說一下、喊一下關於

自己本身的事情，但他異常害怕這個女郎會發現這件可笑的事情，想要趕快走過去，——站在她面前，狠狠地微笑着。在這一分鐘裡，他的確相信，他正是以無極的、無限的愛情愛着她，他正是時時愛着她，現在，這是異常明白的，心胸裡充滿了喜悅和悲愁，想提示幾句怎樣動人的、有力的話，——這樣的話是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樣的，他勉強抑制了牠們活躍的鼓動。因為，如果他面前站着老板那個白而且小的女兒、講習所的學生塔娜的話，那末就必須抑制下去，——實在說，他也感覺到了對這事所感覺的同樣的感覺和希望。他也知道這一點。

這位女郎把手肘枕在櫃台上，瞧着他，快樂地微笑着，細細的眉毛揚起得幾乎達到了低低的額頭的半中間。她的額頭是低到了鬢角旁邊的；她的兩隻耳朵是很小的，口却是很大的、華貴的，她使氣的說：

『這——這樣您就不替我擦一下靴子了嗎……』

馬卡爾用儘力修飾了的話說：

『您不是好到樓上的包廂裡去嗎！那裡瞧不見腳……』

『怎麼瞧不見呢？』——她驚嘆地並取笑地高喊着。

臨街的門轟轟地響着，擦響着刺馬釘，進來了一個高大的、穿灰衣服的、紅鬚鬚的憲兵，並且鄭重地說：

『您好呵！買三個法國麵包、兩個細細麵粉麵包、三十個乾麵包、二十塊點心……』
娜斯塔站起來問：

『是二十塊點心嗎？』

『不錯，是二十塊……』

『別了。』——馬卡爾戴着帽子說。

貨櫥的玻璃門子轟響着，這個女郎背對着馬卡爾站着，開玩笑地回答說：

『再見，希望你成功！』

馬卡爾走到了街上；他的腳彷彿突然沉重起來了，同時也不想提起脚步走。

是十二月；佈滿了繁星的無月色的夜，如同密密地撒滿了閃耀的金粉的藍天鵝絨一樣掩蓋着城市。對着商店的門，在劇場的小花園裡，挺立着幾棵白樹；好像牠們華貴地開了一些沒有香氣的小雪花。在這些白樹後，坪上如同暗山一樣聳立着戲院笨大的建築物，屋頂上如同棉絮一樣鋪着一層淡藍色的雪，牠的厚厚的一邊垂到了地上。是靜悄悄的，路燈燃得很平穩，在這些路燈裡，燈火因小雪片激怒得五色斑斕地爆射着，這些小雪片是從屋頂上懶懶地落到踏平了的人行道上去的。

馬卡爾不是急急地，常常回頭望，走向城外去；他預先自己察看了一個地點，是在高高的河岸上，在教堂的圍牆外：那裡，山下堆着雪，他打算背向懸崖站着

，對胸打一槍，——倒下去，就會躺在雪裡，被雪掩蓋掉，隱隱地一直躲到春天，當河解凍的時候，就會把死屍送到伏爾加河去。他喜歡這個計劃，因為很想人們儘可能更久的不要發現並且不要觸動他的死屍。

他從冷清清的道路走向城門去，前面已經看見了河流兩岸草原藍色的遠景，池上面有着森林的黑斑點，和白色的——這是平頂地蓋滿了雪的湖。熬着那種，那兒消失了天地間的界線，是很好的，遠景在人的眼中看來也是可愛的、柔和的，牠好像和他完全同意，不過對他稍微有一點憐惜，在輕輕地對他招手。

馬卡爾的右手插在衣袋裡，右手放在胸前，這隻手裡握着一把笨重的溫暖的手槍；走着，什麼也沒有想，胸中和腦中都充滿了平靜的空虛。心緊縮着，成了小小的、聽不到的。

……黑夜裡的瓦夫站在門邊，在和爬在板凳上的貓兒說話，在假木門的回處，寂靜中清楚聽着患感冒者說的細碎的話的聲音：

「呀——呀呀，你這隻貓兒……」

馬卡爾站住，睜着並且問：

「拋掉嗎？」

瓦夫把毛茸茸的、因霜而弄得雪白的面孔，帶着一雙斜眼睛，轉過來對着他。

『這是那裡的那位老爺，牠是他的，我知道……貓兒凍着了！』
『多半是凍着了。』——馬卡爾同意說。

韃靼人，從剪短了的鬚鬢上把冰抹掉，可笑地皺着額，溫良地閃着小眼睛，斷斷續續地說：

『丟過圍牆去會弄死嗎？』

『院子裡有雪嗎？』

『不知道……』

馬卡爾想了一下，對着房屋的夢樣地緊閉着的小窗子瞧了一眼，問道：

『花園可不是這幢房屋的吧？』

『不是！——韃靼人抱憾着說，——我想丟到花園裡去，可是那裡有很高的圍牆，這爬不過，貓兒還小……』

那時馬卡爾說：

『你要把牠抱到懷裡，裹在皮外套裡，這的確是很好好的：既救了牠，你又暖
和、快樂……』

『對！』——更夫同意了，把身體彎向這隻冷得發抖的小動物。

『老哥，別了……』

『別了……』

馬卡爾仍是不忽不忙地瞧着城邊的荒野往前走，這片荒野却展開得很闊很闊，好像在誇耀自己的沒有涯際，牠是被藍色的暗雲掩蓋着的，是和安穩的睡眠一樣靜寂的。

碰見鞑靼人及貓兒這一回事，馬上就拋到腦後很遠的地方去了，是好像一個夢一樣，或像很早讀過的一頁什麼簡單而且可愛的書的回憶一樣。

他走到了選定的地點，走到了對着河的險峻的斜坡的邊端。左邊是教堂的白石圍牆，圍牆後是昂首對着羣星的聖殿；前面不遠，雪堆後面，伸出一排街尾高高低低的房屋；什麼地方有一點光穿過門縫在夜的藍色中伸展着，雪上落下了一條黃色的光帶。許多白的屋頂中間有些白的樹，恰像一堆雲一樣，樹枝上落下了霜雪，枝條却是黑色的，在隱蔽的月亮所照明的天空中好像半半拭去了的字標一樣。肅靜得很……

他走近邊端去，小心地用腳踏着雪，怕失足而先就跌到山坡下面去；找尋堅實的地點，牢固地站在牠上面，除下帽子來，把牠拋到腳邊，取出手槍來，不忽不忙地扣着上衣，然後站得挺直，扣緊堅硬的槍機，摸尋着心臟，把槍口頂着軀體，用大指壓着槍的彈條，——輕輕地彈了一下，他戰慄着，閉着眼睛……

從頭到腳都像火燒一樣，把手槍舉到了面上，驚愕地睜着圓筒部，聽着令人卑視地裝在圓筒裏的沒有光澤的子彈。

『難道打不響嗎？』

這對於他是細微得很的事，他重新拉動槍的彈條，——砰然一下響了，不快地扯着頭髮，彈聲從耳邊穿過，——馬卡爾馬上就把手放開，這一槍打進了胸裡。

這一槍是很響亮的，因為牠，一切都震得發抖，邊區的房屋在馬卡爾的眼前跳起來，並且在他頭上飛迴着；重大的衝突搖撼了一下身體，就伏下去了，面孔倒在雪裡，從新成了異樣靜寂的。

馬卡爾覺得，他騙了很久，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到，彷彿他沒有了。一樣，然後他聽到胸中在吱吱地響，覺得汗衫成了濕的，鼻子裡塞着一些什麼特別的、使人不快地有點甜味的脂肪般的氣味。腦子裡即刻成了顯明的，他明白了他沒有做到使自己倒到斜坡下面去，並且沒有把自己殺死。

『還要。』——他決定了並且把面孔望上轉過來，——那時無論是胸部或背部都灼熱着銳利的疼痛，恰像赤裸裸的軀體遭着無情的鞭笞一樣，——他呻吟着，努力克制着，並且在雪上摸索着冰冷的手槍，點了一下天空——那裡在上上下下搖擺着——和星羣，從新把槍口靠近胸部。

凍僵了的手指顫動着，貼着了槍機，已經沒有力量來撥動彈條。——馬卡爾把手收回，伸直着指頭，做夢一樣地想了一下：

『這樣也會死……』

伸長着，同時聽到了血的吱吱聲，嗅到了顯明的、很熟識的燒破布的氣味。星星在天空中滑走着和跳躍着，好像什麼人在翻顛着碗並且想由碗裡搖落金色光輝一樣。有時完全消滅了，好像突然被看不見的雲遮蔽了一樣。並且內部，手和腳的骨骼裡、頭腦裡，都侵入了難堪的寒冷，這種寒冷癡癡地壓縮着軀體，好像用一個包袱把牠束縛着一樣。

這種寒冷逼得馬卡爾爬起來並且坐着，同時把兩手倚着雪，那時他就發見了一些一些紅色的和金色的小蛇在他汗衫上跑——那種污穢的焦臭是由牠們來的，全身都滲透了蝕腐性的銳利的疼痛。他不明白這是什麼，——他舉起一隻手，想來驅散掉，手却落在橫腹上，同時牙齒咬得軋軋地響，瘋狂般的刺痛，突然一種捉住了的希望，把疼痛和腦中，骨中難堪的寒冷都抑制着了。

他跪着爬起來，用腳站立着，喘着氣，同時咽喉裡在嘎嘎地響並且咳了一聲，望着自己前面黑黯的地域走去，他發見了，肥大的汗衫由袋子裡燒到了衣服上，好像火絨一樣，他站住，馬上又倒下去了，用不願從的、懷有敵意的手，把衣服從身

上撕下來，但牠們每一下動作，都澆着他的疼痛。他咬緊牙關和牛一樣叫，但是聽到了，在四周深沉的靜寂中和他頭上，教堂的警鐘在陰晦地響，尖細的、不安的嘯聲在撕裂着空氣。

一個毛叢叢的、肥胖的人在艱苦地轉動着，用警愕的、作戰一樣的聲音喊叫着，把許多雪花佈在馬卡爾的胸上，——因此使這個青年成了彷彿更輕鬆的和更清醒的。還有人跑來，把馬卡爾提起來，輕輕地搬動着，沉重的、那的確是別人的一雙腳令人可怖地妨害了他，兩腳成了令人難信地長長的，放在背後的什麼地方，——他說：

『提起兩隻腳……』

『比羅姆！』——什麼人簡直在他耳邊喊。

把他顛倒着，抬着走，但每個動作都把他的胸部拉扯得如同裂開一樣的疼痛，同時把他的頭弄得很昏亂，這種沉重的、寒冷的、空虛的頭拖到了地上，惹起了一種很想沉睡的希望。

什麼黑的東西——大的方塊和條帶——在他身邊移動着，眼前燃燒着黃的斑點，人們在馳走着，也是黑的、圓的、喧嘩的。

馬卡爾在空氣裏搖動着，牙齒在軋軋地響，並且覺得，面臨這種空虛難堪的恐

怖抓住了他，這種恐怖征服了疼痛，喚起了思想，這種思想突然燃起了強大的火光：

『頭腦……和智慧一樣……死去了……』

他於是把殘餘的意志緊張起來，努力打破着空虛，——列舉着眼前所湧現的和經過的關於自己的一切。

『黑的是房屋、圍牆、黃的是窗子……是那個當更夫的韃靼人抬着我，有一隻小貓在他懷裏……別一個是警察……』

他傾聽着人們說得很迅速的話，這些人是好像鐘樓周圍的烏鴉一樣聚集着的。

『誰那樣？誰？』

韃靼人懇求說：

『你們站開些！你們站開些！』

『我們知——知道……』

『喝醉了酒的人，魔鬼……』

『我們不過一個鐘頭以前看見他，他是一個完全清醒的人……』

『可是這是誰呢？』

『走開！』

『我們知——知道，不怕……』

一切聲音都是異常模糊的，同時又是令人難信地響亮的，牠們緊緊地塞滿了他的兩耳，在腦中令人痛苦地閃閃地響着，馬卡爾却須緊張地抓住牠們，努力收集在記憶裏，把牠們記載在被他所克服的空虛上。

『不知道。』——他自言自語着，忽而墮進了什麼地方的深洞裏，忽而重新痛苦地從那地方爬出來。

『站住！搬上去！來！幫忙，還有點活，唔！』

馬卡爾把面孔伸在簾子裏，簾子下面鋪着乾草，把他顫震着、拋動着、搖擺着，一個什麼人用兩隻很大的手把他的頭托起來，把面頰壓到柔軟而且暖和的東西上，並且用沉鬱的聲音拖着說：

『貓兒是獸物，你憐惜牠，對自己却全不憐惜，……唉，頭腦沒有理智……』

『我知道你！——馬卡爾帶着突然的鮮明的高興說，——你是更夫、韃靼人……』
『不要響，已經成了……這樣的狗臉！』

馬卡爾想深深地呼吸一下，但是失敗了，喊了一聲以後，他就又把頭鑽到暗的地方去了。

後來，恰像從長而且高的梯子上跌下以後一樣，他躺在一所什麼樣的房屋昇降

口的前面，燈的亮光刺痛着他的眼睛，一個暗藍色的高高的人，站在昇降口上，斬截地說：

『唔，是蠢東西，魔鬼，唔，他要到那裏去？』

於是大聲汪汪地說：

『到波克羅夫斯基那地方去，爾——爾……』

用一張闊大的轎車在雪上擦着走，又重新開始搖動起來，胸部又充滿了尖銳的疼痛，彷彿胸中釘進了一個大鐵釘，但是釘得不牢固，牠也在那裏搖搖動動。

羣星沿着藍色的天空迅速地飛跑着，白色的屋頂後面，缺了一邊的黃色的月亮在轉動着、隱匿着。遠方用圍牆互相連接着的巨大的房屋在輕輕的跳躍着、浮動着，——一切都由眼前經過，恰像在陷落下去一樣。

『這樣軟弱、發抖。』——韃靼人說，同時痙攣着，好像他想由轎車裏跳出去一樣，警察却憤怒地喝道：

『然而你是爲他凍着了……』

『這是爲我。』——馬卡爾忖度着，同時覺得自己在韃靼人前面是有罪的，他用手推了他一下並且說：

『老哥，請原諒……』

『不要響……找死嗎？』

『痛……』

『爲什麼？這是神允許做的事嗎？』

……馬卡爾覺得，他好像坐在小船裏，搖向上游去，這樣把兩隻肩膀都弄痛了，可是什麼樣的一種棕色的、濃得像油一樣的波濤，輕輕地扣着小船，爬上船舷張望着，不讓牠前進；後來，他騎在頑劣的哥薩克的小馬上，匆忙地走向摩多斯基大草原去，收集四散的馬羣；在草原的邊端騎着一輪紅得發紫的大太陽，在牠旁邊發見了這些頑劣的小馬，動着嘴唇，露着大粒的牙齒並且豎起着尾巴，好像要咬馬卡爾的腳。

他前面突然寬寬地、靜靜地開着一片玻璃門，後來又開着別牙門，於是韃靼人說：

『再見……』

這是說得那樣憂鬱和好意的，馬卡爾的眼睛上出現了眼淚，他微微地笑着。

在溫和的靜寂中，他沿着闊大的扶梯一步步地走上去，——走是疼痛的，並且似乎他在向下走一樣。一個穿白衣服的人用手扶着他，這個人有着棕色的鬍鬚和紅色的大臉，臉像車輪一樣旋轉着，鬍鬚爬到了耳朵邊，鼻子在動着，——馬卡爾一

下就明白了，這是一個討厭的人。

『去請常務醫師泊勒式科夫……』

『這個姓是好笑的。』——馬卡爾說，他似乎要和這個棕色的傢伙說點什麼。

『不關你的事。』——這個棕色的傢伙回答說，把他帶到一個小房間裏，那裡有很多玻璃閃耀着，坐在椅子上，同時把上衣脫下來，伸長着大鼻子問：

『是喝醉了酒的嗎？』

『什麼？』

『把槍打自己，是喝醉了酒的嗎？』

『是清醒的。』

『這就是一個蠢東西。』

他說這句話，單純而且的確到了這樣的程度：使馬卡爾不僅不感到侮辱，而且嘔吐地發笑了，可是不能笑：頸裏湧出着血，把白的診察衣都撒成了紅色的。

『呵，魔鬼。』——他跳退一步，尖聲叫着，同時把地板震動了一下。

跟在這個鬍子後面，房間裡進來了一個面貌美好而且快樂的人。

『盧——切——斯嗎？』

『槍傷在胸部。』

『自殺嗎？』

『是的。』

『這是明明白白的。躺到檯子上去！』

當時棕色的傢伙幫着馬卡爾躺在長檯子上，這個快樂的人在套着診察衣，同時

問：

『青年人，您這是爲什麼呢？』

『就是那樣。』

『然而？』

躺在檯子上，木頭是冰冷的，而且痛。但馬卡爾不希望這些人知道他痛，他閉着自己那雙被上面射下來的光弄得眩昏的眼睛，並且說：

『活着成了困難的。』

『無聊！這是那些懶人們捏造的。』

馬卡爾把兩隻腳從檯子上放下來，棕色的人厲聲說

『這到什麼地方去？』

於是用發熱的鐵一樣的手捉着他的腳，這樣使馬卡爾沒有說得成功；他不需要麻煩他們，最好是到鞋韌人那裡去。

醫師彎腰對着他，檢查他的胸部。

『火傷！還健康……』

『汗衫燒了』

『我看，這樣的愚蠢！』

馬卡爾撫了一下他的紅色的大耳，同時想着：

『刺傷了吧……』

但醫師用探針伸在傷口裏，向檯子上插下去，一分鐘，就推翻了全部意見。

『串通了是安全的！是不是串通了呢？盧——切——斯，翻轉來！』

翻轉來了，這惹起了馬卡爾很想用力踢他們的願望，可是他不能提起沉重的腳

來。醫師却快樂地自言自語道：

『這就是牠（子彈），那就在皮下……現在，只要稍微動一下……準備吧！』

背心裏的傷使馬卡爾痛得發抖。

『沒有什麼！』

於是醫師把手裏捏着的一粒鉛塊送到他的鼻子旁邊，同時問

『要保留着做紀念嗎？』

『不需要。』

拋進一個什麼金屬的東西裏面去了。

『這樣健康的青年，却做出這樣的蠢事！盧——切——斯，不害羞嗎？』

『不要開玩笑。』——馬卡爾從從容容說。

他在這很久以前，就自己想出來了，是做了一件蠢事，這激怒着他並壓迫着他。他在棕色的人和快樂的醫師前面是羞愧得難堪的，對着韃靼人是自己覺得可憐的。想請求他們不要和他說話或說別的什麼事情，話却像散開的珠子一樣四散着，不能把牠們順序地收集起來，而且身體也好像在火裏融化了一樣，在檯子面上氾濫着。是一種怎樣不可捉摸的思想，但馬上就像肥皂泡一樣飛到空虛中去了，同時在那裏消失了……

×

×

×

這種强有力的空虛，在馬卡爾內部擴展着，同時由牠裏面經過眼睛流瀉出來，好像霧一樣佈滿了他的整個的周圍。可是他身上開啓了某種別的視覺：他看見在一條慢慢地流着的霧樣的無邊無岸的河裏，有許多巨大的、柔軟的、沉悶的波濤，在他上面、下面、四周滾流着，無秩序地並且無聯絡地互相結合，很早就忘記了的那些經歷的和熟悉的事物的斷片和殘渣，現在却在熱流裏復活了；是那樣的可怕，那樣使人吃驚的。馬卡爾貪得無厭地觀望着，努力停留在那種什麼上面，牠却踏走了

，這引起了他的忿怒；不能不大聲喊叫。

由一個長長的口袋裏，無窮盡地撒出着黑的煤炭，並且隱隱地說：

『現在是製造家的時代，在船門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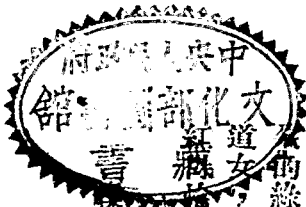
一個穿白色衣服的小女郎，叫着這些乾燥的昏昏暗暗的話，嘲弄地微笑着，有幾隻紅色的鳥兒在她的腳邊散步，銜耀地伸長腳並且揖拜着，可是由什麼地方發出一陣響亮的聲音，高聲唱着歌：

『你多半會收容我的兇狠的靈魂，

兇狠的、該詛咒的、奴隸一般的……』

『我的靈魂却不是兇狠的。』——馬卡爾爭辯着說。但在白的以至閃光的天花板上，都佈滿了青藍色的蒼蠅，和鴿子一樣大，牠們震着透明的翅膀，恰像海市蜃樓一樣，成千的眼睛像虹一樣在玩着、耍着，——牠們在這個黑色分頭上也多得很，幾乎整整的一個頭都是成千成萬的一隻一隻的眼睛所組成；蒼蠅在這個矮小的、白髮的收師身上嗡嗡叫、膨膨飛、轉上轉下；他穿着一件祭日的鮮明的法衣，站在講經台上，令人感動地微笑着說：

『今天，他成了救主，真是偉大的日子！可是——他爲什麼偉大呢？……』
一個很高大的什麼人，從他後面輕輕地站起來，狡猾地擠了一下沒有瞳孔的大



而且黃的眼睛，隱隱隱隱地放下着講壇中間門上的帷幔，於是一切都消失了，燃着了黑的熊熊的火光。

可是黑暗馬上就衝開了河流，這條河流被寒風吹得壁立着，憤怒地湧起着激烈的波浪，蓋滿了白色的泡沫和水的小塵埃，使人的眼睛發生眩昏，通過這條河流，有許多小孩子正在努力游泳着，他們揮動着纖細的手，在和波浪互相搏擊；他們的頭好像皮球一樣在水上跳躍，藍色的驚愕的眼睛閃着光，整個面孔都弄成了歪曲可怕的、和死屍一樣灰白的，張得圓圓的口在尖着嗓子喊叫。所有的小孩都向着一個方向，馬卡爾在這一切裏看出來了，自己感覺到了，他是在恐怖中用手撥開着浪，波浪上面却有紅色的鳥兒在翱翔，——是懶懶的、巨大的，這些鳥兒熔合在火災的火燄裏，在牠們上面，天空是有不清楚的……

由稍有秋意的染成了雜色斑斑的森林的邊緣，向着蓋有貧乏的細草和最後的花的綠草地上，靜靜地走出去——的確好像是在空氣裏游泳一樣——三個年青的修道士，大家都是穿着黑色的衣服，白淨的面孔，她們肩靠肩地走着，勉強地張開着紅藏像受了傷的口腔輕輕地唱着歌：

——噢，斯柏西是偉大的，
——兒子是年青的，——

那裏民衆的呼聲

在叫喚你，噢，斯柏西

是偉大的！的！……」

「你們被欺騙了。」——馬卡爾對修道女說，同時和她們坐在山谷裏，坐在繁密的灌木叢裏。「你們一生一世都被欺騙了……」

「親愛的兄弟，——其中一個有着很藍的眼睛、頰上有着鮮紅胭脂的斑點的人回答說，——是上帝決定使人去做永遠悲哀的俘虜……」

別一個修道女，把有着薄薄的嘴唇的白淨然而兇惡的面孔彎向着馬卡爾，她的眼睛裏表示在爽快地呼吸着，命令說：

「唔，不要叫，張開口！」

於是把整整一湖苔而且鹹的水灌在他的口裏和胸上，然後把他切成了兩段，並且兩個半身都跑到了牆裏面，跑到了牆上一個圓圓的銅的斑點裏。這個斑點好像月亮，並且如果長久地注意照着牠裏面，黃色的閃光就會把眼睛吸引到自己無底的深處去，並且看得見：荒蕪的原野上是一個炎熱的燦爛地有太陽的日子，灰色的道路在切斷着原野，原野上坐着一個被天空遮蓋着的巨大的女人；她的面孔是那樣高大的：面孔上的什麼東西也看不見，牠好像一座山一樣，一切都是黑色的，並且也是

佈滿了皺紋的，——把兩手舉到自己的胸前，大得好像山岡一樣，她把牠們伸給了什麼人，並且懇切地說：

『爲了增大宗族和成果，以聖靈的名義，以至聖聖母的兒子的名義，並且爲了侮辱惡魔……』

雨在沛然下降，有一個喝醉了酒的、穿一件洗熊皮外套的尖鬍子的人大聲喊叫：

『誰知道我嗎？誰也不知道我！可是我的詩比拿特森的更加好得多……』

在圍垣下面草蔭裏，一隻被什麼人打傷了的貓兒在癡癡地並哀怨地啼啼哭哭，正在死着，半截紅磚躺在和牠並排，可是有一隻老鴉站在小枝上搖搖擺擺，斜着眼睛、不贊成的樣子瞧着馬卡爾，並且說，同時煩悶地斥責着：

『可是您還完全沒有讀過「我們的不同意」和茲特爾，和茲特爾……』

然後牠飛到了湖上，牠的影子像一小片雲一樣在水面滑動着，可是，有了一點年紀的基督，已經白了頭髮，但仍然和以前一樣親切可愛的，坐在一隻獨木舟上釣魚，微微地笑着說：

『熱得奇怪的人們身上是黑色的，然而大家的靈魂都是一樣的，我的靈魂和他們的靈魂一樣，你的靈魂也和他們的靈魂一樣……』

馬卡爾不信他：

「你是神，你有怎樣的靈魂呢？神的身上是有沒有靈魂的……」

基督笑了，同時舉起了一下釣竿。

「唉，你這個怪物！唔……」——他說

於是用手拭了一下因為眼淚弄濕了的、異常明亮的、十分憂悶的眼睛。

可是馬卡爾惱怒起來了：

「你爲什麼不憐憫人們呢？」

「我憐憫他們，他們自己却不憐憫自己……」——他於是把瘦細的、憔悴的手向着遠遠的藍色的湖那面指了一下。

在湖岸上，在濕的砂洲上，躺着一個鬚鬚蓋滿了一臉的溺死人，穿一件紅色的汗衫，面孔大得很，腫脹起來了，眼睛是睜得圓圓的，嘴唇却是脹得厚厚的，她前面站着一個警士，吐口唾沫說：

「馬麗亞·尼科拉夫娜，呸！我向您鞠躬了，這是一個怎樣的靈魂呵！呸……」於是紅鬍子的牧師用麥稿帽子扇着風，他表示同意說：

「靈魂，是無感覺的，……馬麗亞却是一個卑劣的傻瓜……」

他正是在那裏，這個沒有翅膀的、無感覺的靈魂：他好像鐺子一樣滾圓，他兩

雙眼睛是各不相同的，這明明白白地看得出來，雖然兩隻眼睛都沒有瞳孔，却用兩隻混濁的黑點點瞧着馬卡爾，一隻是綠色的，別一隻是灰黃色的，瞧得很久而且冷酷，這使他想去理解某種什麼東西都遭到了妨礙……

這些圖畫在無窮盡地、無意識地推動，因為自己的迷頑不靈而應該遭受咒罵，而使人憤怒；馬卡爾氣憤地驅逐牠們，叫罵着，希望逃跑，然而每一次，然他企圖從病床上跳下來的時候，胸和背裏的疼痛就使他覺醒過來了。

有一次在這樣的時候，他聽到了關於自己的不吉利的耳聲語：

「司徒登斯基教授，絲——絲……」

病床旁邊站着一個面孔肥胖的人，他命令說：

「把繃帶解開來！」

馬卡爾不喜歡他。穿白診察衣的人們使馬卡爾的胸部裸露出來了，教授把冷而且硬的手指伸在牠裏面，然後大聲說：

「我們在這裏看到了完全正常的狀況……」

馬卡爾聽了並且激怒起來了——教授不是那樣說得確實。

「他過三天就會死……」

「可是我不死！」——馬卡爾說。

「什麼？」

「你們誰說……」

「女護士，替他蓋着吧……」

他們大家都走開去了，那時馬卡爾從小棹子上把麻醉藥的瓶子拿過來了，開始由瓶子裡貪聽地喝着，把牠拋在棹子上，瓶子撒了，弄得一臉都是藥水，他便打了一下自己並且喊着說：

「可是什麼？可是什麼？哈——呀——」

於是重新漂浮在奇怪的圖畫裡去了。……以後他又陷入了幻境，他馬上就感覺到了處在厭惡的環境裡，處在那些人們中間，他們是永遠不可思議的，並且直到發生驚愕以前他們都是不可理解的。

和他並排，有一個發青的人因為腎臟炎在慢慢地死去，這個人有着黑色的鬚鬚、長長的鼻頭、沒有感覺的昏朦的眼睛；他在用全力喘息着：

「主呵，不許……」

對面騎着一個準備進行外科手術的闊臉的教師；他不斷地用肥大的手指探着頰上的癌腫，他一天總要問馬卡爾好幾次：

「您爲什麼自殺呢？」

然而很快就忘記了回答的話，又重新把混濁的眼睛瞧着天花板問：

『您是爲什麼……』

馬卡爾回答得每次都不相同：『因爲厭倦』，『因爲想避開討厭的人們』，『因爲良心的苛責』，——這位教師平靜地聽着這一切答覆，並且確切地、煩悶地說：

『你還有着幻覺。』

『鬼捉去吧！』——馬卡爾建議說。

教師畫了一個十字，嘆息說：

『主呵，發點慈悲吧？您是一個怎樣粗暴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呵。我可能在行外科手術的時候死在刀子下，可是您……唔，爲什麼不說得簡單而且正確呢？噢，上帝！』

除這兩個個人外，大病室裏還住了四個沒有鼻子的人，他們在等待替他們做好人造的鼻子，其中三個人都帶着橫縛着面孔的繃帶走路，而且有一個人，在先前有過鼻子的洞洞上，已經凸出着用金絲做成的鼻樑。他們都是健康的年青人，在馬卡爾看來彷彿是彼此相像的，恰像同胞兄弟一樣；他們在玩紙牌，喝伏得加酒，嚼着乾茶葉；夜裏就躺在病床上，睡得恰像一條豬；他們談着女人，互相報告奇奇怪怪的逸事，接着就嘻嘻地笑，哈哈地笑，哇哇地叫。

在別一天夜晚，馬卡爾恢復了意識以後，就粗野地對他們說

『唉，你們這些先生，停止說這種不乾淨的事情吧……』

他等待這些沒有鼻子的人起來爭論、咒罵，然而他們却恭順地停止了說話，於是這使他驚愕得很。可是早晨，四個人大家接連連地走到了他的病床邊，異樣愚蠢地並煩悶地戲弄着他，用一律的鼻音說着話，一律地嘻嘻笑：

『老爺，你幹什麼，你爲什麼復原了，怎麼？』

『決心去死，可是現在後退嗎？』

『年青的臭老鴉，退——退——退却了嗎？』

『所以，有什麼開端，那末當然也要有結尾……』

這從最初就激怒了馬卡爾，他咒罵起來了，這使他們高興到了這種樣子：有一個人把兩手按着膝蓋，彎着身子，發狂似的興奮，好像狗一樣狩着他：咬緊牙齒，滿臉發紅，嘴唇向上伸，四肢墮墮地說：

『請——請——請……』

同伴們却都努力幫助他。

這由馬卡爾那裏惹起了某種鈍頭鈍腦的驚愕：他瞧着他們，更加確切地相信，這所有的四個人，雖然面貌不同，彼此却是怪相像的。

『你們幹什麼？』——他問。

其中有一個人，是比其餘的人更加禿頭的，瞧着他，眯着流淚的紅眼睛，對同伴們說：

『唔，他，我們走吧，……當然是——一個狂人……』

於是大家都走到廊下去了，其間，有一個又轉身走到了門裏面，是爲着對馬卡爾展覽一下自己那條肥大的暗藍色的舌頭。

以後馬卡爾知道了，他們裏面有兩個人是公務員，有一個人是士官，第四個人却是誦詩僧，因此感覺到對這些人們有了一種內心嫌惡的憐憫。

除這些人以外，還有三個經過了外科手術的人，因爲他們不起床，不過時常呻吟呻吟吧了。

女護士裏面有一個已經工作疲勞到了怨恨的地步，她是面孔灰白的、身材高高的，恰像一條蜥蜴。她在病床中間快步跑來跑去，向病人口裏插體溫表，灌藥，呼吸緊迫得很，弄得吱吱叫、空空響，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要希望由她手裏接得過來。別一個女護士，有着一雙生病的腳和一幅腫起的面孔，喘息，嘆氣，訴說疲勞，他的哀訴感動不了任何人，反而妨害了大家，激怒了大家。

馬卡爾看見自己處在這些殘廢的、不需要的人們中間覺得慚愧，他經歷了那種

對他們厭惡的不可克服的感覺，周圍的一切對他都好像是粘性的、滲透的傳染病毒，這種傳染病毒是被畸形怪狀所脅迫的。

黃色的塗上了油的顏料的光輝燦爛的牆，有幾個很高的窗戶，那裏向着沒有花的空地，發着焦燥的馬卡爾，在準備失去視力以前，僅僅對這個空地，不吝惜自己那雙因不需要而傲慢的眼睛，——包括在這些被短短冬日的薄光嫌惡地照射着的牆裏的一切人，都是唉聲嘆氣的、無恥要求的、卑怯的、無禮地訴說自己的苦難的、彼此冷淡的，這一切人，由馬卡爾那裏，惹起了憂鬱及想離開這裏的那種沒有理智的願望的發作。

他第一次看見了那些人，他們講着自己的病痛，他們實在驕傲，他們迷信地怕死，對於生命那樣特別：懷疑、驚怪、欺騙、好像他們故意在斜斜地觀察，躲在一邊，努力不去注意對他們不利的事物，也不喜歡那些不容易理解的事物。

……他以那種青年時代的天真熱情，嘗試着和他們談一談什麼重要的事物，並且看出來了，這使他們更加覺得驚怪，比那些工匠、工人、農夫們覺得更加厲害，——這些人們避開活的問題，是好像避開蜜蜂一樣，他們忘記蜂蜜，不過是因爲害怕蜜蜂刺人吧了。

然而比大家都更痛苦的，是那位教師：這個人彷彿是活在閱兵式裏，好像什麼

東西嚴峻的眼睛整天都執拗地跟着他瞧，可是他知道這件事，並且對他加以敬心的注意，跟着鐘擺的準確性動作着。

他恰好是在七點半鐘醒來，每天都是用一個同樣的動作起床，穿衣服，整理病床，在離門還有四步的地方，用一定數量的時間來洗臉，回來坐在矮凳上，於是從小桌子上把錶拿過來，對馬卡爾說：

「昨天喝茶遲延了十一分鐘，我要瞧瞧今天怎樣……」

可是喝茶以後，每一分鐘都輕輕地敲着腫得紫紅的面頰，眯了一下發炎的眼睛，輕輕地拉開着說：

「對，年青人，我要那樣說：一定要知道只可以希望自己力量做得到的事情，一定要知道制止自己無益地耗費力量，賦給我們的力量並不多，……」

於是在繼續一點鐘的時間裏，他把所有一切同一的動詞相互平行地放置着：知道、制止、希望、縮減……

有一次他坐在他的床上，用暗示的調子小聲對馬卡爾說：

「我的一位朋友，是意志剛毅的人，戀愛着一個閨女，她是沒有什麼價值的，雖然是由富有的並且很尊貴的家庭出身。要補充說，是戀愛得很熱烈的，甚至遭到了失眠及其他神經性質的現象。不容誇張，然而我可以說，他是站在滅亡的邊界上

。然而！』

他於是把身子傾斜着，靠近這個青年的面孔，眼睛裏對他吐着溫暖的、香得討厭的話：

『他斷然對自己說：我不希望了！於是一切都完結了，——明白嗎？』

『你去吧。』——馬卡爾閉上眼睛說。是爲着不瞧這個紫紅的——森嚴的面孔。

他不能想像這些人在他們家庭裏、社會裏、職務上是怎樣的，他不明白他們能夠和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兒女說些什麼；在他看來，他們好像是愚鈍的、拙劣的，要使人聯想到大路上的乞丐，那些乞丐沿着大路的十字路口提着聖像，提着並且喊叫：

『加快點速度吧……』

可是乞丐們却坐在樹下，坐在道路兩旁，呻吟着，顯出自己的畸形，當人們避開他們而站在灰塵裏的時候，他們就互相狠毒地詈罵着。

於是他帶點侮辱地思想着一切成長着的東西：

『這就是怎樣在生活呵……』

沒有想到死，——馬卡爾已經平靜地確信了，不過要找一個方便的機會，來說明一下他這次爲什麼自殺。現在，這件事比較以前成了更加不可避免的和必需的：

病態地、殘缺不全地、像這些人們一樣地活着——這沒有意義。

對他，好像這是他的內心的決定，但同時他感覺到了一種別的什麼，——也就沉默不響，然而更加迫切地要求進一步討論這項決定：他不能理解——這是幹什麼？於是煩惱不安，努力細細地察看着這種成熟了的矛盾的表面。

可是由那種什麼地方，由傷痛的心底深處，微微地升起了一種希望，希望有人來，友愛地握握手，微笑着說幾句什麼爽直、深仁厚愛的話。

這是很小的脆弱的希望，是和福壽草一樣脆弱的，和春天第一朵花兒一樣脆弱的。

……也就真的有人來了：有一次，馬卡爾聽到了自己的病床附近輕輕的問話：『睡了嗎？』

幾乎剛剛睜開眼睛，他就看見了娜斯塔，穿一件黑色的衣裳，提着一隻黑色的手袋，她稍稍傾斜着，彎下着勻調的身體，用一雙熟得狠的眼睛細瞧着他的面孔，不過有趣味的是：這雙眼睛的閃光，比以前在黑暗的地方更加銳利得多了。在第一秒鐘，他就高高興興地瞧着這幅健康的、純樸的面孔，想用整個心力對這位姑娘說：

『您健康呀！』

然而，透過睫毛細心一瞧，他看清楚了，娜斯塔的嘴唇在望上翹着並且在顫動

着，鼻頭在病態地蹙皺着，——他張開眼睛，這位姑娘在發抖，並且，狼狽不堪地把視線避到一邊說：

『你蓋着被頭吧……』

他不明白，然後趕快就把被頭拉到了頸上，並且把兩隻手也藏在被頭下面，——躺着連汗衫都沒有穿，肩和手都是裸露的。

這位姑娘接連幾次都通過鼻子短促地並用力地呼出着氣，好像要由自己身上趕散病院的臭味，然後坐在矮凳上，問：

『唔，您自己覺得怎樣？』

『謝謝。』

『可是我們那裏一切都和過去一樣好……』

『很高興。』

『對，……』

她稍稍移近了一點，瞧了一下病床上的灰色被頭有沒有碰着她的衣服，勉強微笑着，輕輕地說：

『可是我的確是那樣的——您那時是說笑話……』

馬卡爾找不出什麼話來回答她，於是也微笑着。他看出來了，病人們都在留心

他的客人：沒有鼻子的那些人在從各處注意地並貪心地睨着她，他知道這些人在默默地污蔑她，這是使他痛苦的。那位教師已經進行了外科手術，有着一顆裹滿繃帶的白頭，用一隻眼睛在推測着並考量着她。可是這位姑娘感覺到了那種刺激她的關心擾亂了他，於是把衣服上的黑鉤子放在膝上弄弄平，臉上漲紅了並且微笑着，同時揮擲着平滑的額頭。

晴明的天空，由窗戶裏瞧，是更加蔚藍的。

『冷嗎？』——馬卡爾問。

『今天嗎？不，總共不過十三度……』

於是突然興奮起來了，迅速地說：

『你知道，在星期日，我、塞羅印科和塔娜，——呵，對，是塔娜，要我對您問好，她有咳嗽和感冒，她不能來，——我們星期日驚喜地乘着車走，跑到了城外，跑到了那裏，跑到了瘋人院，哈哈……』

她不斷地說了五分鐘，並且當她想不出話來說的時候，就轉着舌頭響，用手指在空中畫圓圈。然後用半句話打斷着自己的演說，就站起來：

『唔，是我要走的時候了！不要轉動，不必要……再見……』

馬卡爾的確麻痺了，他自己覺得被這次訪問弄得生氣了，並且想了一下，這明

白得很，生活是羞辱的，活着不值得。

教師坐在自己的床上，用大而且鈍的舌頭小心地舐着自己的厚嘴唇，用一種新的聲音慢慢地、吞吞吐吐地說：

『現在我知道您這件事是因為什麼人了……』

『我恭賀你。』——馬卡爾說。

『姑娘是沒有什麼可說的。然而您用槍打自己却徒然無益。』

『爲什麼？』

他垂下着眼睛並且喘着氣。

『我會再二再三地對你說明這件事。不過，今天我說話很痛苦。』

『這，我高興，——馬卡爾說，沒有力量抑制冷酷的忿怒，——高興您不能說什麼，我不能忍受這種使人氣悶的愚蠢行爲……』

教師聳了一聳肩膀，拖長聲音聯聲唔唔說地：

『您怎麼沒有受過教育嗎，烏！烏……』

第二天，一個認識的醫科大學學生來會面，他是一個有着不多的小鬍鬚的、說話細細的聲音的、張惶失措的談吐的人。他問馬卡爾身上什麼地方痛並且怎麼痛，而且，剛剛聽完了回答的話，他就表示同意地搖擺了一下長長的頭髮說：

『實在的：是那樣的，是那樣的。的確。』

很滿意的他，在分別的時候，緊緊地握着手說：

『唔，你快復原呵！』

『爲什麼？』——馬卡爾想問，然而沒有問得成功，是被驚駭了的：在門裏面，把路讓給大學生，站着那個衣服穿得很干淨的、有點年紀的韃靼人在微笑着，他對馬卡爾點着肥大的圓頭。

然後他坐在病床上，笑着對馬卡爾講，把他怎樣由城市這一盞頭搬到了那一盞頭，並且小貓兒也乘着車子，坐在皮裏子的外套懷裏。馬卡爾聽着斷片的、曲折的話，照着闊大的、彷彿像長毛天鵝絨一樣的、帶着一雙溫和的灰色眼睛的面孔，自己覺得好像是在做夢，於是也笑了並且打聽着：

『我叫喚了嗎？』

『爲什麼叫喚呢？那樣衰弱，却在這裏那裏還喋喋地說了不多的話……』

以後韃靼人說，他知道馬卡爾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和他的同事們在作坊裏認識了，他們也準備到病院裏來聚會。他叫做模斯達華·亞利·尤模索夫，住在教堂附近。

『是一種那樣的營平房，屋頂是斜向一面的，走進院子裏有污水窟，污水窟後

面是門，唔，我就是住在那裏。你來嗎？」

『我來，——馬卡爾說，——老哥，我一定來！』

『這是一定要來的！我們將來喝杯茶……』

『他爲什麼來呢？——當韃靼人走了的時候馬卡爾想，——爲什麼呢？』

尋找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愉快的。

他自己覺得一天比一天更加健康起來了，可是精神上却成了更加黑暗的和紛亂的，對於他，要怎樣把關於死的思想，一點一點地由心裏移到頭裏去。這種思想在那裏騎得很牢固，牠把一切其他的思想都打碎在黑暗的角落裏，牠的沉重的陰影，直接地並輕便地就把一切問題和一切希望遮蔽了。

『爲什麼活着？』——馬卡爾想，並且馬上對這問題暗中提出了自己的簡單答案：

『不爲什麼。』

『幹什麼呢？』

『不幹什麼。什麼也不幹。』

然而正是這種坦白惹起了敵意的感覺，漸漸地暗中感覺到了，對自己，幾乎好像是對教師和他的那種愚蠢的、令人厭惡地庸俗的『我不想希望』一樣，有了同樣

的厭惡。輕輕地、但是不屈不撓地發生了一種希望，是要起來反抗一切不愉快的事物，他激昂起來了，連這個簡單的答案也包括在那些要反抗的事物裡面。

對於這種坦白所抱的敵意，在這樣的時候更加覺得特別明顯：當牠答覆那種使馬卡爾痛苦的羞辱的刺激的時候，對他說一句這樣平凡的、更加無禮的話的時候

『不完全一樣嗎？』

不，是不完全一樣：教師在病室裡或是走出去了，他說話或是沉默；這也不是完全一樣的——聽他的話沉默不響或是反駁他並且對他生氣。

病人和職員對於馬卡爾同化的關係，更加提高起來了；在鼻子的地方有着金鼻樣的人問：

『你復原了嗎？』

『可是您有什麼事嗎？』

『我一點什麼事也沒有，這是的確的！可是，不過，如果你生活過得是那樣難受的話，却不要去對什麼人無禮胡鬧……』

就馬卡爾說來，他正是不可忍耐地想『無禮胡鬧』，想表示不同意，想和人爭論，想在各種各樣狹小的圈子裡表示希望或不希望、贊成或反對。

『不完全一樣嗎？』——他輕輕地問了一句什麼。

不，不完全一樣，他全身都感覺到了是不完全一樣。夜裡，當大家都睡了的時候，他睜開眼睛在想：怎麼周圍一切都是羞辱的、反對的和可憐的，最主要的是羞辱的、墮落的。如果生活中都是些迷頑的、有彈性的人，那末怎麼好對這一切人說：

「我們不希望無論什麼都是類似的。我們希望一切都是各不相同的……」

他沒有提出怎樣確實不同的東西，然而清清楚楚地看出來了，這激怒了、刺激了、觸犯了那些平安的人們，他們解決一切問題，都是服從他們自己所選擇的那種生活規律的習慣，這些規律，好像斧頭一樣，被他們用來斬削各種開着花朵的生命之樹的活樹枝，保留着盡是木節的、殘廢的、剝光了的樹幹，牠留在地上確實是毫無意義的！

馬卡爾關於這件事很好地思索過了，然而當他回到自己的獨身生活的時候，那種有希望的、狂風暴雨般的、戰鬥的生活圖案，就成了朦朧模糊的，關於這種生活的思想就萎謝了，心裡又重新塞滿了無力量、不需要的感覺。

像這樣，他有時把自己提高到了生活以上，有時又落到了牠的泥濘的，重大的混亂裡，他這樣一天一天過下去，和沒有鼻子的人、和教師爭論着並詈罵着，非難着並嘲笑他們那種無生氣的思想，固執地希望把自己的憂鬱播種到他們身上去，



撼動他們堅固的決意，粉碎他們固執的、濃厚的自滿心。

後來，他被他們的喊叫、嘲笑和他們言談中公然侮辱的說謊和偽善所壓服的時
候，他於是躺下去，閉上眼睛，自己感覺到知道的東西太少，武器裝備不好，對於
鬥爭沒有能力，——對於生活是不需要的。

於是又很瞧不起自己，關於死的思想又重新燃起來了。然而現在，這種思想已
經不是由內面昇高起來，而是由外面跑近來，好像彷彿是由這些對他勝利地說着「
切自己的話的人們那裡跑近來了：

「你是一個幻想很深的人，你無論什麼地方都不適合，無論什麼都不需要你，
所以你也就是愚蠢的；我們可是聰明的，我們是現實的，我們多得很，所以也就由
我們掌握全部生活！」

他們大家都呼吸着這種思想，他們對馬卡爾微微笑，謙虛地嘲笑着他，這種思
想由他們的眼睛裡流露出來，是好像他們的面目一樣腐敗的，是中毒中得可怕

馬卡爾陰鬱地沉默不響……

……然而突然發生了一件那麼意外的和簡單的事，即刻就使他得到了立腳的
地方……病室裡一次進來了三個認識的人——快樂的、黑頭髮的是麵包師，還有第二

個是斜着半邊面孔的少年人，他有着臭貓一樣的面孔，和一個健康的、肩膀闊大的、氣憤地擰蹙着額頭的青年。

他們請求恕罪一樣地微笑着，懇切地瞬着被病院的潔淨弄得有點錯亂的眼睛，他們站在門旁邊，四顧地瞧着病床。

「他在那裏！」——麵包師輕輕地尖聲叫着，同時用手指頭指着馬卡爾，並且露着雪白的牙齒笑。

的確害怕碰破了地板，他們像一羣小鵝兒一樣走到了他身邊，握着一包什麼東西的暗色的手藏在背後，兩個人都笑得很親切，第三個是陰鬱的，並且好像有點恨意。

「他在這裡！」——麵包師再說了一遍，同時和女人一樣縮着嘴唇，用燒得有紅創痕的手拔着黑色的小鬍子，可是那個少年人已經把紙包送給了馬卡爾，喉嚨裡響着話，說得很輕很急：

「亞里摩勒，特別……替你帶茶葉來了……」

「你健康呵！」——闊肩膀的青年說，同時氣憤憤地搖着馬卡爾的手，——唔，怎麼？瘦了一點……」

「不痛吧！」——麵包師急急忙忙說，——當然，有病是不愉快的，可是沒有什

麼！我門還要復原起來！你騎着，太乾燥，我送來了八分之一磅的茶葉，唔，當然還有糖……」

『給抽煙嗎？』——那個氣憤的青年問，同時把手插在袋子裡。

『兄弟，我很高興。』——興奮得幾乎流淚的馬卡爾唧唧唔唔說。

『不給抽煙嗎？』——那個青年把眼睛瞧着一邊，陰鬱地訊問着，同時用插在袋子裏的手扯着青色縐蘇布的褲子。

『唔，狗和他們在一塊！我帶來了煙具，也帶來了冰糖：當你想抽煙的時候，就吸一點冰糖吧，一切都很容易……：那沒有什麼！你這裏很乾淨，唔——唔——唔！……』

馬卡爾看出來了，兩個人在拚命假裝做高興和快樂，可是第三個人，却緊張到了出汗，希望裝做安靜的樣子！——並且大家都沒有扮得成功：三對眼睛都在悲哀地轉動着閃上閃下，由這邊跳到那邊，努力避免互相碰見，並且都不看馬卡爾的眼睛。

『唔，謝謝！』——他唧唧唔唔說，同時在喘着氣。

他們坐着了，兩個人坐在床上，一個人坐在矮凳上，那個少年人高高興興地問：

『當時有簡單的記錄嗎？』

『問什麼？現在你自己去看好了！』——麵包師說。

可是第三個人就照例勸告說：

『兄弟，你退開一點吧，會把我們壓倒呵！』

於是三個人的話都說得很細碎：

『自然……』

『工作我們進行得更輕快……』

『那是休息日，聖誕節……』

『騎得煩悶嗎？』

『當然，問什麼？……』

『就是那樣……』

馬卡爾用發抖的手抓着他們粗硬的手，大家駁泣着……

『唉，兄弟……碰到鬼……』

他們都突然沉默不響，並且馬卡爾透過眼淚看出來了：他們以前那種優越的精神氣消失了，二隻眼睛都變得通紅的了，並且這樣一句輕輕的私話突然抓着他的內心……



「唉，你呵！然而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打——打我——我們吧……」

第三個人的聲音也是那樣輕輕地、但是印象很深地補充說

「可是還要說，兄弟，說，實在說……」

「難道這樣是可以的嗎？」

「兄弟，說，可是自己本身呢？……」

因為高興，於是笑着、哭着、喘着氣，抱着兩隻各人不同的手，什麼也不看，一切事實的本質都感覺出來了，他已經恢復了原先那種長期的、剛毅的生活，馬卡爾一聲不響。

可是那個氣憤憤的青年，例規的把被頭蓋着馬卡爾裸露的胸部憤激地說：

「對，兄弟，說，說，可是事情已經過去了……然而，你沒有受涼吧，我們是有意志的人民，耐得寒冷的……」

窗戶外面在密密地落着雪，把過去的事情一概埋掉了。

自 殺

價 定

733

0014

130

注 意

1. 借書到期請即送還
2. 請勿在書上批改，圖點折角，
3. 借去圖書如有污損遺失等情形須照價賠償

